



柳城子画卷

□ 向国忠

坚固的城池,依依杨柳环绕,小桥流水潺潺,凉风习习,美丽恬静。这是深藏在阿尔金山下的戈壁荒漠之中的柳城子,位于阿克塞县城西南。

戈壁的颜色多是单调的,一望无际的土灰色。夏日炎炎,天蓝云淡,骆驼刺、梭梭、红柳,在茫茫中点缀着一些细微的绿。间或有几朵红色或黄色的小花,在低矮的枝丫上摇曳,给空旷无垠的戈壁滩平添了几分生机。炙热的空气热浪般席卷过来,令人窒息。骆驼三五成群,悠然地吃草,偶尔还可见到一两只藏羚羊在沟壑间奔跑。远处的阿尔金山雪峰,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,壮丽壮观。车子在乡村公路上前行,戈壁寂静。突然,一条绿色的丝带顺着山势从山脚

下飘逸而来,在瓦蓝的天空下若隐若现。心中一阵惊喜,定睛细看,那绿是实实在在的,不是幻想,不是海市蜃楼。绿色在逐渐加深,树木和沟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,柳城子到了。

走到近处,绿草如茵,红的、黄的、蓝的各色小花在碧草间竞相开放。几只羊儿在草地上撒欢,一匹黑色的马儿静静地站立在山坡下的柳树旁。峡谷边有几座石头垒起的羊圈和牧羊人的房子。远远地可听到峡谷内震耳欲聋的流水声,探身向前,只见浓荫蔽日,深不见底。循着水声,走进一条幽深的峡谷。峡谷内,毛柳、怪柳、芦苇、蒲公英、冰草,郁郁葱葱,青翠欲滴。各种野花争奇斗艳,清香馥郁,蝶飞凤舞,一派生机

盎然。树下小溪潺潺,峡谷内碧波荡漾,空气清新,鸟语花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如果在六七月份来到柳城子,还能看到一根根从树根下、草丛中钻出来的红色的锁阳,那份嫣红在一片绿茵中显得格外醒目。柳城子有一眼泉,掩映在碧草间。人们在泉眼周围用石头进行了加固,有点像过去的水井。站在泉边,可看到泉水从泉眼中冒出,一个个水晕向四周扩散,泉水顺着旁边的小溪蜿蜒着流入峡谷。泉边有一水瓢,取一瓢水品尝,清凉甘甜,沁人心脾。泉水周围是一大片草地,绿油油的,盛开着一朵朵黄色的蒲公英和紫色的马莲花,就像一张斑斓的花毯斜铺在峡谷内。

顺着峡谷探幽,有时开阔,有时

狭窄,而窄处植被茂密,一人都难以通过。峡谷两侧高低不同,东侧比较平缓,隐约可以看到峡谷外面挺拔的白杨;西侧非常陡峭,有的地方堪称是壁立千仞,有的地方还有红土形成的丹霞。倘若想看峡谷西侧陡峭山崖上的风景,便可顺着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一个较为平缓的凹槽攀援。那些雨水冲刷后遗留下来的突兀的石头沉淀得都很牢固,脚踩稳,手抓牢,就可体验一回攀岩之趣。登上崖顶,上面却很平坦,是从阿尔金山下一路平缓而开阔的戈壁。只是风很大,站在崖边有点眩晕,远远就感觉要被吹下去。偶有黑色的鹰在峡谷上空高高盘旋,想象着自己要是也能如鹰般俯瞰这美丽的峡谷,该有多

好。在峡谷中行走,柳树始终环绕周围,或粗壮或纤细或密不透风或疏朗茂盛。那些婆婆的毛柳,不仅树形美观,那修长的枝条还是过去当地牧民制作毡房房杆的首选材料。峡谷内不仅景色迷人,河水甘甜,这沟里的石头也是颇有名气,当地居民和一些外地的游客,闲暇时间来到沟里,多在河水中寻找中意的石头。

大自然鬼斧神工,千百年的河水冲刷,切割出了这么绝美的去处。据县志记载,这里是阿克塞最早开垦种植的饲草之地。现在,这一大片土地上都种上了饲草,水沟纵横,饲草茂盛。微风吹来,好一幅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动画卷。

颍川河(外一首)

□ 郑万明

我又听见了秋蝉的叫声
在一处果园,大叔把一颗颗硕大的花牛苹果放进篮子时
蝉的叫声更亮了

午后。阳光透明
河水清浅。秋天的味道
飘在颍川河上空

有人沿着河道
去街亭赶集。有人坐上大巴
去了麦积山、仙人崖、石门

我站在颍川河边
不肯离开。胸中装满乡愁

牛头河

从大山里跑出来。沿途轻吻着
两岸的庄稼和村庄。有时会侧身
给上郡城的鸟雀儿打个招呼
然后 驮着一曲丰沛的歌词
继续前行

黑夜里
途经麦积社棠镇时
它突然狂奔起来
像倔强的牛
一头钻进渭河

黄河流经草原

□ 凌云

甘南草原水草丰腴
百万匹河曲马穿过草原
百万头牦牛穿过草原
百万只羊穿过草原

黄河从青藏高原而来
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而来
就像百万匹河曲马
百万头牦牛
百万只羊
在甘南草原
从唐克到玛曲
形成天下黄河第一弯

黄河一去三回头
像河曲马、牦牛、羊
回望草原,回望青藏高原
回望来时路
回望日出和日落
还有阴晴不定的云雨
和扎尕那
在甘南草原
黄河有许多路要走
黄河生在高原
经过草原

闲庭院

□ 任随平

读《牡丹亭》,有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”句,很是动心。

闲庭院,一个“闲”字,摇曳出一院娴雅气。

落在屋脊上的鸟雀是闲的,鸟声也是闲的,步态更是闲的。闲气里透着雅致,看,晨间,它们刚从睡梦中醒过神来,勾着头,将尖喙戳进嗓子的羽毛间,似在回味夜梦,抑或还未从夜梦的结尾中走出来,一阵风,一个激灵,彻底醒过来了,用尖喙清理了三两下羽毛,一个斜插,从近旁的高树上俯冲下来,落在对屋的瓦脊上。落下来的一刻,那么轻,那么优雅,生怕惊扰到什么。落在瓦脊上的鸟雀,并不急着落进庭院里,它们机警地向着庭院的空地上张望,见母亲从后院里放出鸡群,在庭院空闲的位置撒下秕谷,它们依旧在瓦脊边踱步,等鸡群们吃食差不多了,放松警惕的时候,猛然间俯冲而下,在鸡群的边缘啄食飞溅出来的谷粒。

那一刻,我在半开的窗扇间看着,悄悄然,就像鸟雀并没有惊扰我的晨昏一样,我也没有惊扰到它们啄食。风停在墙院之外,时光安闲。

安闲的,还有檐下红泥小火炉燃起的悠悠烟火。

父亲就在檐下,烧茶喝。
红泥小炉,柴火,陶罐,一把粗茶。一把粗茶下在陶罐里,用上好的井水。陆羽《茶经》对煮茶用水有“山水上,江水中,井水下”之说,但于乡野之间,取井水煮茶,当是最佳的选择了。井水取自地下,历经了砂石过滤,当是上好的水了。井水水质绵柔,煮茶,三沸之后,端起陶罐倾倒入茶汤,但见汤色鲜亮,红茶汤绛紫深红,绿茶汤清亮鲜绿。

父亲喝茶,喜用陶罐。陶罐好,陶罐茶沸后轻易不会溢出来。铁质的罐子就不一样,眼看茶将沸,赶紧慢起伸手过去,茶汤已溢得沸沸扬扬,仿佛檐间落雨,婆婆娑娑。此刻,一方庭院,安于晨间的好光景里,父亲一边烧茶,一边望着檐上高远的晴空,苍穹仿若刚刚清洗过,澄澈明净,几朵云,悠悠然飘过瓦屋顶,向着山那边游过去。

后来,我就在离故园不远的小城生活。小城里也有一方一方的小庭院,于是,很多时候我就倚窗而立,当夜色弥漫小城的时候,向着故园所在的方向兀自遐思。

“袅晴丝吹来闲庭院。”庭院闲,闲不住念想万千。



百花

第3290期

红山沟奇观

〔油画〕

李源作

山间四季

□ 张乐

面,扇动着透明羽翼,悬停在一米多高的半空中。躯体粉红,玲珑剔透。待我轻轻走近伸手去探,它们却倏地拐弯逃遁,姿态轻盈,动作流畅,令人惊叹。

远处,一列火车蠕动着,渐渐消失在山谷。

驾车野游,循一狭窄山谷艰难探行。终于,路在一口盖有石板的水井处断绝。井旁的条石水槽里,湿痕尚存。

原路返回,循另一条河谷继续前行。车轮碾在细沙之上,丝滑,平稳。但三四里之后,细沙变为砾石。又四五里之后,砾石渐大,为卵石。

不远处,有绚烂丹霞,横陈在眼前。

下车奔去,河岸右侧的冈峦上,全是巨幅彩绘。褚红色崖壁上,赤橙黄绿的色带,层次分明,彩绸般灵动飘逸。

丹霞绵延数里,色泽艳丽炫目。坐在一块巨石上停歇片刻。返回时,夕照旷野,群山万壑中,一车疾驰。

三

秋入深山。漫坡的草尽数枯黄。山坡低凹处,路遇一对中年夫妻。男人手持一钢钎,使劲在地上凿一凿深坑;女人拿一小盆,待丈夫凿开数下之后,便努力勾下身子,去舀坑中的碎石。

他们在这里打桩围栏,建一处草料场。为他们饲养的羊,备足过冬的草料。

一道汉壕经此直通向西侧的高山。陡峭无路,唯有一羊道隐约

盘旋而上。男人说,山顶上,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烽火台,烽台下,破碎陶片满地皆是。

登山有南北二路。南路陡峭难行,少有人选择。我曾数次缘南路上攀,可惜均无果而返。最接近的一次,攀援半响后,又遇一巨壑,深近十米,宽十数米,自山顶直通山脚。两壁似刀砍斧凿,洞地乱石峻峭,彻骨寒气幽幽上升。我终是未抵达山顶。

四

在山崖的一孔山洞里,与一只岩羊猝然相遇。

山洞在半山腰的绝壁处。我缘一条小洞门里走,洞底巨石密布,万状千貌,百看不厌。迎面忽然绝壁拦道,别无出路,又不想原路返回,只得缘羊道登山。

于是,就与它狭路相逢。洞口不大,里面却宽阔。冬日午后的和煦阳光,直射洞内。好奇心大发,正准备往里探,偶一抬头,却愕然发现一只体形硕大的岩羊,正蜷曲在洞的最深一角里。

它年近了,但在它依然凌厉的眼神中,其一生经历的所有风霜雨雪,一瞬间一闪而过。

我悄悄退出来。

山间的夜色,黑得令人猝不及防,仿佛夕阳刚落,就有人立刻拉起一道幕布,将整座大山遮得严严实实。

在这寒冷冬夜的荒寂大山深处,身后牧民的小屋中,透出一星朦胧灯光。慷慨悠远的歌声,起伏婉转,顺着夜风,沿着山谷,荡漾开去。

酸枣树的见证

□ 雒伟

母亲的老家在平凉泾河北塬下的一个小山村,那里梁峁起伏,沟壑纵横。在山坡崖畔随处可见一种野生的红色小果,圆小味酸,当地人称之为酸枣或酸枣子。每逢秋冬时节,满山遍野,火红热烈。

不久前,陪母亲和舅舅回了一趟老家。我们沿坡而下,崖畔山坡上的酸枣树愈发稠密。它们顽强地占据着山野峭壁,在静寂的黄土深处,与大山为伴。

我迫不及待地摘了几颗塞进嘴里,顿时,丝丝酸甜透入肺腑。

在我上学时,每逢周末总喜欢去外婆家一趟,目睹了酸枣树的四季。春日,褐色的枝条颜色渐浅,芽尖上的绿意似有似无。几场春雨后,酸枣树正式抽芽吐绿,嫩绿染遍了枝枝节节。这时节的芽叶可以泡水喝,也可以凉拌吃,口感极清爽。初夏,酸枣树一袭绿裳,一簇簇米黄色的花朵竞相绽放,枝丫上黄绿为伴,小米粒般密密麻麻地分布着,引来了成群的蜂蝶追逐嬉闹。一阵山风掠过,花香满径。秋天来了,山中酸枣青中透黄,大小如花生粒,吃起来略显酸涩。霜降后,酸枣红透,在阳光照射下,闪闪发光。等酸枣彻底熟了,我顾不得被尖刺扎,把所有的口袋都装满压实,然后躺在麦草垛上,哼着歌儿,吃了一把又一把……那种酸甜,现在想起来,依然记忆犹新。

“这是咱大哥家的,那几垄是小军家的……”耳边传来舅舅的声音,他正指着向阳的一大片坡地和梯田对母亲说。顺着手指方向,只见一坡一坡的酸枣树整齐排列,满树垂红。“这都是优良品种。现在的酸枣身价倍增呢!”舅舅笑盈盈。

后来我才了解到,酸枣有着丰富的营养和极高的药用价值。酸枣仁、酸枣叶,酸枣树的根和皮都可入药;酸枣小米粥、酸枣仁汤、酸枣面糕……常食可健脾开胃,益处颇多。

另外,酸枣树耐旱、耐寒、耐瘠薄,山野之地随遇而安。它扎根荒野,根系发达,能防风固土护坡,也能涵养水源。

酸枣树穿越了季节的深邃,也记录了生命的蜕变。从发芽、长叶、开花,结果到成熟,一年又一年,酸枣树在生命的成长中也见证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。

虽是三月中旬,寒气依然袭人。积雪不知何时覆盖了龙首山地,辽阔,苍莽,似有一种混沌迷蒙的大气象。

雪满山路。暮色中的山谷,静得出奇。两侧的山崖,均素衣相迎,娴静,楚楚动人。

路滑难行,一路心悬提。终于攀上一个垭口,下车奔上一座高岗。

阵阵寒风袭来。皑皑群山,浑圆,饱满,状若覆盆巨兽,连绵起伏。

再多看一眼吧,如此寥廓壮美景观,再次相见,须待来年。

已是暮春时节,龙首山北的莽莽原野中,依然寒意凛凛。驱车浪游,窗外是一成不变的焦褐色,原始,洪荒。

突然,沙石道旁的一树野杏花,令我惊叫起来。

就在这萧萧的漠南天地,就在寂无人迹的陋道侧畔,一树粉红的野杏,却凌寒独立,朵朵粉嫩,径自怒放。孤傲,盛大,烂漫,恣意,不管不顾。她的花期只有短短几日,但在该绽放的时序,她使出全身气力,来赶赴时令,独对这广袤天地。

这,是生命该有的样子。

二

今夏多雨。攀上高岗放眼四顾,满目翠绿。

四野无人,通透,闲寂。阳光和煦,微风不燥。草丛间,不知名的昆虫们发出嗡嗡的声响,此起彼伏,仿佛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拍击乐比赛。有的飞离地

一条路与大河

□ 尤效清

驼铃叮咚 驮一轮长河落日
停泊于千年古镇
于是 就有了粗布盐巴针头线麻
有了牵马的挑担的要把戏的
卖艺的
有了清水驿 甘草店 金崖
米紫堡
一座又一座繁华的早码头
一条河
滚过狼烟烽火 托起沧桑桑田
而一条路 终究要走远
留下一泓清澈的背影
一个天高地阔的彼岸
依旧波涛汹涌